

望海芦

□汪 放

长夏闲聊，有老苏州新太仓人说，听你们说话有时候真的搞不太懂。黄王不分，何吴胡不分，也就算了。但不管男女，年长的一概叫作阿伯，还有的把姑妈叫好叔，云云。

不几日，带外孙到浏河玩，女儿也不时犯糊涂。比如说，沪太路怎么不是开到太仓，而是浏河。在江滩湿地公园，指着《修筑海塘纪念碑》说，这里明明是江堤，怎么写成海堤了。对于此类疑问，我趁机当面卖弄：太仓是冲积平原，明代之前不少地方还是海滩。上海开埠，交通江北人员物资主要是通过浏河的刘家港。我专门带她到天妃宫碑廊指给她看，将江堤写成海堤是事有典出。辨析道，唐代之前，太仓不少地方还是海湾，直到宋元，才基本成陆。因此，城里建于元代的周泾桥当年称为海门第一桥。上海沿长江的宝山一带还没真正形成。看女儿似还耿耿，不由得加强了语气：太仓人江海不分总比湖海不分好。老东北把湖泊说成海泡子。北京人说北海、中海、南海、什刹海，难不成中央首长办公在海里？习惯成自然。

又过不了几天，是中秋，全国人民阖家团聚吃月饼，我去了上海。按照太仓一地的风俗，这一日还要吃糖糊芋艿、水红菱、芦黍和柿子。吃糖芋艿，有头有脑、甜甜蜜蜜；水红菱，女孩子水灵，男孩子机灵、聪明；芦黍，眼目清亮；柿子，事事称心如意。因此一清早，我就出去采办。真没想到，在上海的青峪路菜场竟然有芦黍卖，码得老高，整整齐齐，碧光生青，外壳剥尽，2节一段，3块钱2段。真真是出人意料，爽爽气气挑了五段买下。

夜来月下。女儿说，老爸你们小时倒蛮讲究，不时不食。我说，那时吃食短缺，物流也不通畅，是田里出啥，有啥吃啥。

看女儿对芦黍既不太会吃，又不太了解。于是，便就着那些吃食，与她介绍说：芦黍，形如高粱，味甘甘蔗。老底子传下来讲，芦黍可解渴、生津，尤其是倘若中暑，一根芦黍吃下，即可芥气，若再加上刮痧，立等就好。吃甘蔗讲究从头吃到根，越吃越甜，吃芦黍恰恰相反，要从根吃到梢。其实，以我的体会，不管是甘蔗还是芦黍，中间偏下的2、3节最是汁多味甜。我今天挑的都是这两节。

我太太是吴江人，看她也不甚了解，不由

地激出了我关于芦黍的种种回忆，于是，便细细与他们叨来。

在太仓的东乡九曲，这芦黍不叫芦黍，叫路济。为啥叫路济呢？水桥头 的淑伯伯讲：路济，路济，就是接济给过路人口渴时吃的。她还说，吃路济，不算偷。你到路边尽管去拔好了。但是，不要到人家场门前、什边地、大田里拔。那是人家种的。淑伯伯说得直白，也轻巧。路边的就不是人种的，像野草自己长的？弄不明白。

小时候因为割“尾巴”，可吃的零食很少，路济因为 有济困解难的 风俗，因此，家家户户种了不少，我可是吃了不少。当年我们吹风凉、看电影、走亲友，最普遍的零食就是它。

我吃了一船舱的路济，自然也吃出了不少门檻、吃出了不少趣事。比如：

知了叫，禾苗壮，“三抢”告一段落，农人可以歇歇，我们也快放暑假了。此时，城里的放映队，会开条5吨的机帆船突然地到各生产大队放电影，各级的宣传队也开始粉墨登场，公社也会组织各大队开展夏季篮球友谊赛。这是农村除春节之外，最闹猛、欢腾的时节。

大人们参加此类活动定会盛装出席。男球员一概穿上红的、蓝的汗背心队衣四处招摇，女演员涂得像只生蛋小母鸡走街串巷。烈日当空，性急的父母，早早指派我们手抬肩扛长凳去占领有利地形。太阳还未西斜，老人们则换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，穿上浆过沿帮半新不旧的布鞋，早早凉好青幽幽的井水粥，只等新媳妇老阿嫂捐捆路济回家。

天还未擦黑，但见四面八方的人群向篮球场、仓库场、大礼堂涌来，他们几乎人人手中拿几根对拗的路济，裤子袋里装几把番瓜子、炒蚕豆。发电机还未响起，碘钨灯还未发光，欢声笑语、夹杂着吃路济的嘶嘶声、此起彼伏的放屁声，已经响成一片。

小孩们自然不会那么安分，中国美国捉强盗，麦混里乱钻，屋顶树上乱爬。待加映片结束，从幕布后、戏台后转出，想回早先排好的座位，观看区早已黑压压一片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围个水泄不通。于是乎，匍匐在地，将那半根当红缨枪使的路济化为了棍棒，一路乱拨乱挑，在一片叫骂声中，南征北战、地道战，穿凳钻裆而过。



田园城秋色 姚建平 摄

两藤丝瓜爬上来

□莫雷宁

底楼新搬来一对老年夫妇，家里有音乐声，窗台上有花草，一只小猫常趴在那里晒太阳。他们还在窗外草地上种了东西，天天浇水，不久就长出了绿油油的叶片，边上插了几根小竹竿，又拉上绳子，那两藤绿色植物就顺着牵引往墙角的雨水管道爬。从农村出来的我根据叶脉和形状认出是丝瓜。初夏雨后，瓜藤长势茂盛，不久就结出了一条条翠绿的丝瓜。

当丝瓜长到一虎口长，眼看着能采摘做菜时，物业经理陪着穿红马甲的人来把丝瓜连藤带瓜全部拽光了。我听见楼下屋里在吵闹，显然是老夫妇俩在与拽丝瓜的人争辩。动静有点大，我坐不住了，便换了鞋走下楼去。老两口搬来不到半年，我与他俩虽算是认识，但彼此都叫不出姓名，在门口遇见只是笑笑就当打过招呼了。见我站在门口，熟悉的物业经理忙叫了我一声将我拉了进去。老两口听物业经理叫我职务，得知我是公职人员，又是楼上楼下的近邻，便让我进来评评理。

我想，我这社区党员志愿者的身份也该发挥点作用了。我就让大家心平气和地说说情况。红马甲是居委干部，他说我们这座刚获文

明城市称号的小城禁止乱栽种。而老两口认为丝瓜不妨碍谁，还能与爬山虎一样起到绿化美化作用。老先生还激动地说红马甲是野鸡毛当令箭、搞形式主义。年轻的居委干部刚出大学校门，工作热情高但缺乏社会经验，被居民埋怨几句就觉得委屈。而物业经理则是被夹在中间两头受气，居委干部批评他不作为，老两口责怪他不为业主说话。我就笑着跟老两口说：“您俩是知书达理的人，既然上面有规定，咱还是要遵守的，不然大家都不好办了。”老先生说：“我只是看不惯那种盛气凌人的气势。”我说：“年轻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，咱就当他们是自家的孩子吧。”听我这一说，老夫妇俩都笑了。红马甲和物业经理马上站起来道歉，老夫妇俩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了，老先生叹道：“可惜了那两藤丝瓜。”我说这不打紧，现在刚初夏，丝瓜还能再种。老太太说，不让种了呀。我说：“公共区域不能种，咱种自家花盆里。”老先生说丝瓜要爬藤的。我说：“我从上面放两根绳子下来，让它们爬上来就好了。”

事情就这么圆满解决了。不久，从一楼到我家阳台，就多了一大片绿色，绿叶中还开着黄灿灿的花朵，还有蜜蜂和蝴蝶绕着飞舞，看

电影放映结束，大人们拥着长凳回家，我们则要打扫战场，捡战利品——路济皮。

这路济皮对于我们市镇居民而言，可是个好东西，可以作柴火。当年我家逢年过节起大灶，烧的主要是它和秋收之后拾的棉花秆。棉花秆耐烧，路济皮发火快。

我家一个夏天下来，屋檐下墙角根里起码会码好小半人高的路济皮，还有好多蒲卵石。

夏晚，在院子里吹风凉，也是我们一帮孩子的安静辰光。这时，老外婆会讲牛郎织女、扁担星、灯草星。隔壁王老师的小官人张老师已从上海来了，他会讲国际饭店大上海、诸葛亮神机妙算、白鼻头曹操。父亲们会在院场的四角点起蒲卵石熏蚊子。母亲们则几乎天天会拿出不知从哪来的路济。有次，隔壁的谢老师也参加我们的讲张。他说，为啥叫讲闲话为讲张？这张，指的是元末明初的张士诚。张士诚在我们这一带做了许许多多事，有好有坏。太仓人与苏州人受他的恩惠不同，因此讲张也不同。具体事体，他讲了不少，我是早已忘了。但记得，谢老师说：这路济，当作路祭，是为过路人打牙祭种的。他今天来是来打牙祭。

老外婆很认同谢老师的说法。她接着说，路祭有很多品种。比如，最早上来的是六月路。六月路皮薄肉硬水分少，一定要穗头黑了才甜才斫。掬六月路，千万要小心，别让路祭皮剝开手和嘴。七月路、八月路品种差不多，只是种植的时间有先后，也是路祭的当家品种，广泛种植。种在稻田边上的水分足，但不如场边、什边地里的甜。最好吃的是种在稻田旁边棉花地里的，又甜又松又脆，水分又多。穗头红得发紫就可斫。

她还说，还有一种是节长秆粗的望海芦，要等到国庆节吃。望海芦的穗头长不长，不秀就可斫了吃。她还长叹一口气说道，解放后，你们阿伯婆婆去了乡下，她年年种很多望海芦。

后来，我去的地方多了，了解到尽管芦黍的叫法不尽相同，但种植的区域与当年太仓州管辖的地区基本相吻合，它们是太仓、嘉定、宝山、崇明，还有隔壁的常熟和海门。

海门是我阿伯婆婆男人的老家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

老信件

□龚金明

人老了
就发皱
信老了
就发黄

它被遗忘在一个抽屉的最下面
那些一笔一划写下的话
现在读来都成了笑话
或者
成了废话

只有一句话
我们都还想兑现——
春天你邀我采茶
冬天我帮你修农具

因为
洞庭山还在那里
唯一保留下来的农具
那把锈迹斑斑的镰刀
还在那里

等心里荒草满园
我来把它磨得雪亮

风干的玫瑰——忆勃莱

□乐琦

一朵玫瑰枯萎了
枯萎是颜色而非它的骄傲
时间的十二把佩剑
卸下爱情和一个诗人
诗页旁，勃莱眼里闪过
黄色的光晕

失去花心的花
拔去刺的玫瑰
不能分开的，相爱的灵魂
岩石挤压的肌理
一朵玫瑰被进一步地质构造
烙成诗的形状

勃莱在修剪花枝
花瓣落下来，遮盖诗行
一本二手书
系着时间的腰封

谁是藏在背后的人
十二片花瓣发出不同的声音
风是好的译者
它从上个世纪吹来
勃莱在花园
勃莱不在花园

诗页没合上
还有后续的事情被夹进
被压平，寄不出的老信件
一个可怜的遗物

注：买来一本勃莱的诗集，是二手书。书页里夹了已经风干的十二片玫瑰花瓣。两月后，诗人勃莱去世，享年93岁。

旧书信

□梁延峰

很少提及落日。更多的时候
我们是从谈论流水开始
我脚下是铿锵的黄河
你折进信封里的
是浙江盐官镇的海潮

岁月葱茏不可辜负
唯有叛逆和忧郁
是用来交换和倾诉的
训诂之学像鲁西平原上
摇摇欲坠的老堂屋
我转而对捶布石潮湿的背面
情有独钟
月色下，那里有蟋蟀组成的乐队
唱出我体内莫名的压抑

你在梅雨天轻轻地咳着
用一整个暑假
临摹一幅名叫枇杷山鸟图的古画
你总是调不好墨色
以至于愁出了偏头痛
其实你是早熟了
已经懂得为山河破碎伤感
你的画笔
总是愣怔于枇杷叶上的虫孔

一封家书

□卓娅

爸爸，别叹息，请放心
我已经学会了农活
从下种到收割
经历了四季的无常
从懵懂，迷茫到坚韧
我们的汗水，泪水和青春
长成庄稼，荆棘
挺直的白杨

妈妈，勿念，我很好
吃的苞米面饼子
和老大昌的蛋糕差不多
穿着你织的毛衣
满怀春的阳光
你说，想家的时候
看看月亮
今晚，有雪
信箋上润化的痕迹
是我附上的雪花